



# 光明村的春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玲漫

只要说起光明村,知道的人大都是欢欣的,因为这个村子不光山水秀美,就连名字也带着喜气,谁人不想奔向光明呢。

光明村是大昌镇比邻巫山县城之北的一个秀气的小村庄,它像一颗灵动又静谧的珍珠,串联在巫山通往官阳至湖北的交通要道之侧。一湾清幽的大昌湿地湖将这里环绕成一湾温婉的半岛,成就了四季唯美的风情。这是我第三次走进光明村,前两次是在秋冬之际,这次恰逢春和景明时。



光明村的春天是有灵气的。

初入光明村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委会旁一棵盖如巨伞的黄葛树。这棵老黄葛树在此不知伫立了多少春秋,遒劲的枝干布满了岁月的经纬,整树老叶渐渐泛黄,飘零枝头,新叶层层叠叠,在阳光下那层嫩黄泛着柔和的光,像刚出锅的糕点那般软糯,又似新生儿的肌肤那般细腻。最引人瞩目的,是枝头那些密密麻麻翻飞的春燕,数不清的燕影在树冠上空穿梭,黑亮的羽翼恰似灵巧的剪刀,斜剪了春风,掠过枝头,叽叽啾啾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它们绕着古树盘旋,它们是欢乐的。我原以为,它们是在为远客的到来而欢乐,村里的人笑着说,那是在啄食枝头的果实罢了,年年春日如期而至。对于春燕我终究是喜欢的,喜欢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蓬勃生机,也喜欢“剪破东风人画梁”的惬意。然而这么多春燕绕树翻飞不去的场景,实属罕见。仰头注视了许久,忽然觉得,这些春燕,许是多年前的旧相识吧,一定见过旧时村庄的模样,它们岁岁归来,陪着这片土地,不只为春光,更为不忘故人吧。

树旁的三角梅开得也算识趣,粉的娇艳、红的热烈,一簇簇缀满枝头,与苍古的黄葛树相依互趣,刚柔相济,自成一幅绝美的春日乡村图。风轻轻吹过,晨露还未散尽,花瓣簌簌飘曳,铺成一树柔软的花影。我们同行的几位女子,终究抵不过这春光的诱惑,在花树旁驻足。自是免不了一番“摆首弄姿”,个个眉眼弯弯,笑意与春光相映,任凭相机“咔嚓

咔嚓”的声响从多角度定格这份满心欢喜,把燕影、花影、树影,连同自己,一同定格在这方美好里。

都说万物有灵,光明村的春天大抵也是吧。



光明村的春天是流动的慢时光。

沿着青石板小径,便走进了村子的烟火日常。村子的松弛感随处可见。房舍俨然,庭院错落,耄耋之年的老人三五陪伴,晒着太阳,聊着家常,膝前小黄狗小猫嬉闹撒欢,好不惬意。村落里没有车马喧嚣,只闻鸡鸣犬吠,伴着村民闲谈的话语,春日的暖阳从空中铺洒下来,把这村庄和田间的老人都抚慰得妥妥帖帖。一切都是那样慢时光,自带一份安然的诗意。

小径两旁的花草拼命在抽节拔穗,婆婆纳、采薇、酸浆草各色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花正在春风里恣意绽放。蓝色如精灵,粉的粉黄的黄,一片翠绿中繁星点点,又恰似摇曳着的风铃。大自然就是这般神奇,万物知时节,不远处枝头的布谷鸟声声催欢,道旁菜园子里的老农们自是知道该栽瓜种豆了。

年近八十的尚明兵正在潜心侍弄秧苗。他精神矍铄,从上世纪70年代起,便守着这块地种菜卖菜,几十年如一日,从未离开过这熟悉的田园。菜园里绿意盎然,青椒已经开花,黄瓜已然结出嫩果,田埂边那一排排花椒树长势喜人,枝叶间透着淡淡的清香。见我瞅着满树嫩嫩的花椒满眼欢喜,他停下手中的农活,热情地招手,叫我随意采摘,眉眼间满是乡里人家独有的爽朗。我总是喜欢到乡村里行走,大抵也是因为这样的淳朴和热情吧。尚明兵告诉我,子女条件都不错,本不让种地,可他就是喜欢种地,喜欢这种地的节奏,四季迎时而作,一辈子不急不慢,自给自足。特别是儿女归来,吃上自家种的小菜,图的是一个安心方便。我听得耳中,心中了然,那何止是图个方便,一方小院,一畦菜园,分明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诗与远方。爱种菜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情怀,你看他们将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,

一垄一行,各自为序。圈室里喂养猪羊兔,只为待子女亲人回来时能吃上一口可口饭菜,这里面藏着的可是对美好日子的守望。

光明村是安静的,也是流动的。村里的日子,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。老人妇孺在家留守,年轻力壮的在外为着一家妻儿老小打拼梦想。远行与留守,守望乡愁与托举希望,是这个时代的乡村旋律。

向南山是返乡创业的热情青年。我们参观了他创办的铜艺加工厂,小到几厘米大到数十米的各类铜艺摆件琳琅满目,满满的国风元素,让人心生喜爱。这些工艺技术是从向南山爷爷辈传承而来的,并结合现代元素加以改进,目前已畅销海外。机床上的工人都是来自村内的留守村民,看着那些妇女们在机床上摆弄手中的物件,她们的手是灵巧的,她们的心是安定的,她们对这份安稳收入是珍惜的。不用远走他乡,在家门口就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日常。如此说来,向南山守着的不仅是一门手艺,更是乡邻们踏实的日子,是光明村走向未来的底气。



光明村的春天是充满活力的。

沿着村间蜿蜒的小路缓步向上,便抵达了村里的“光明顶”。说是顶,不过是村里就着村庄的一处高地,打造的露营基地,却因“光明”二字,多了几分诗意与期许。

站在这里,放眼望去,整个光明村的景致,连同大昌湖的秀美风光,尽收眼底。它似温婉无比的女子,濡染千年大昌古镇的灵气,化作一湾半岛,安静地藏在三峡的画卷深处。

目之所及,对岸漫

巫山县大昌镇光明村航拍图



# 遇见关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郑立

关桥是一座叠梁式的木质廊桥,静卧在武隆火炉镇关桥村的老盘河上。270多年的漫漶时光晾在56块木桥板上,苍古,沉实,安稳,收拢我弥散的遐想。去年初秋,我遇见关桥。关桥是一条小溪沟上的小木桥,远看很不起眼,近看有些陋拙。一座乡野小溪沟上的小木桥,能够声名远播,定然有它的不俗之处,我得细心点读。

那日午后,秋阳西下,在桥头的残碑上,我找到一些残留的字句——始建于1743年(乾隆八年),完工于1745年(乾隆

十年)。原为官桥,今为关桥,其中大有原由。该桥地处三百里涪黔古官道上,落成时,修桥者为桥名争论不休,难下决断。恰逢一位新官从涪陵到黔江去赴任,见此荒野之地新建了一座小木桥,溪流潺潺,小桥横卧,他赞不绝口,问明因缘,遂题写“官桥”二字于桥头。该桥就此得名,该村也随桥名更为官桥村。后来,村民觉得“官桥”有旧时膜拜官老爷的味道,而桥又建于两山关锁之处,便改“官桥”为“关桥”了。

关桥长19.4米、宽4.15米、高5米,桥基为花岗石,桥身桥面为防腐原木,以榫头卯眼密缝贯穿,没有一根铁钉。梁

柱有迎客松、阴阳鱼等木刻图案。桥面两侧原是雕花栏杆,栏杆内侧有一排供人休憩的美人靠,因磨损更换,已不是原物了。桥板下曾有一把长1.5米、重80斤的玄铁斩龙剑,后不知所踪。

秋阳迎面,热风扑脸。桥下溪水淙淙,两岸稻田谷黄,远处村树绕院,溪边一架不会转动的老水车。我站在桥上遮阴,听一位刘姓老人讲其起了掌故。在没有关桥以前,过老盘河靠的是竖立在河中间的一排石墩,此河段又叫跳墩河。1740年(乾隆五年)春夏之间,暴雨连天,山洪狂泻,河道断行。老盘河东岸刘家铺子老板刘焕章想方设法安置羁留的过客,连马厩里也挤满贩夫力夫。暴雨之后,刘焕章有了修一座桥的想法,他把想法告诉要好的乡绅陈宇彰、萧永年,两人也有此意,要修就修一座管久管用的木桥。修桥的造价不菲,三个人无力承担,各自向火炉、白果、核桃等地的乡绅募捐,三年后才筹足了修桥的银两。刘焕章请修桥的掌墨师特意设计了桥板56块,让过桥的人不忘56家捐赠大

户的善行。桥建成,两岸再无洪水阻隔。桥带来了财气,最繁盛时,桥两头的河岸边,有客棧、三家货棧、两家油坊、一家造纸坊、一家碗厂,汇成了一处官道驿站,一处荒野之城。

听完刘姓老人讲掌故,我踏在桥板上,一步一块走了一个来回。走在56块桥板上,我心头陡生敬畏。木板被磨得很粗糙,木纹分明,隐隐有幽光,靠边的有些破损,有修补过的痕迹。桥柱硬挺,叩之脆声。关桥之桥,始于善行,终于功德。

关桥人十分珍视这座木桥,桥瓦已是不知换了多少次的泥瓦,河上修了公路石桥也没撤掉这一座老旧的木桥,依旧是关桥人感怀的去处,依旧是关桥村独有的风景。三百里的官道早已遁入荒野,桥头的功德碑已模糊不清,桥上的雕梁画栋已斑驳疏离,关桥却因为管久管用的初心,历久弥真,真入古朴,真入文物,真入化境,真入人心。

秋阳热烈,蝉声嘶咽。关桥之桥,人心之桥,善行之桥。而今想来,一桥之思,至善乡野,炫古烁今。

